**第二節 佛陀遺物與遺跡的崇敬 (pp. 84–97)**

**第一項 遺物的崇敬 (pp. 85–89)**

**一、佛涅槃後，遺物與遺跡和遺體（舍利）一樣，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養(p. 85)**

◎佛涅槃後，不但佛的遺體──舍利（śarīra），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養，佛的遺物，與佛有特殊關係的地點──聖跡，也受到尊敬供養，表示對佛的無比懷念。

⊙遺物，是佛的日常用具，可說是佛的「手澤存焉」[[1]](#footnote-1)。

⊙佛的遺跡，如菩提場等聖地，也就成為巡禮供養的道場。

◎《迦陵哦王菩提樹供養本生》，說到三種支提（cetiya）：sārīrika是舍利；pāribhogika是日常的用具；uddesika是與聖跡相當的建築的紀念物[[2]](#footnote-2)。

※這三類，就是佛弟子為了敬念佛而有的三類支提。

**二、佛的遺物流傳在各地受人尊敬供養(pp. 85–87)**

佛涅槃了，佛的日常用具，就為人尊敬供養而流傳在各地。

**（一）錫蘭佛教界的傳說**

錫蘭佛教界的傳說，遺物的分散情形，附載在《佛種姓經》末[[3]](#footnote-3)：

表2．佛遺物的分散情形(p.85-86)

|  |
| --- |
| **《佛種姓經》** |
| **地區** | **佛的日常用具** |
| Gandhāra（健陀羅）Kaliṅga（迦陵伽） | 佛齒 |
| Kusa（拘沙） | 佛缽‧杖‧衣服‧內衣 |
| Kapilavastu（迦毘羅衛） | 敷具 |
| Pāṭaliputra（華氏城） | 水碗‧帶 |
| Campā（瞻波） | 浴衣 |
| Kośalā（拘薩羅） | 白毫 |
| brahmā（梵天） | 袈裟 |
| Avanti（阿槃提） | 座具‧敷具 |
| Mithilā（彌絺羅） | 火燧石 |
| Videha（毘提訶） | 漉水布 |
| Indaraṭṭha（印度羅吒） | 刀‧針箱 |
| Aparanta（阿波蘭多） | 餘物 |

※這裡面的佛齒與白毫，是佛的遺體。所說的佛缽、杖、衣，在Kusa，即貴霜（Kuṣāṇa）───大月氏王朝所轄地區。

**（二）中國僧侶所見到的遺物**

◎關於佛的遺物，《大唐西域記》也說到[[4]](#footnote-4)：

表3．佛遺物的分散情形(p.86)

|  |
| --- |
| **《大唐西域記》** |
| **地區** | **佛的遺物** |
| 縛喝 | 佛澡罐‧掃帚 |
| 健陀羅 | 佛缽 |
| 那揭羅曷 | 佛錫杖‧佛僧伽黎 |

佛的衣、缽、錫杖，《法顯傳》也所說相合[[5]](#footnote-5)。健陀羅與那揭羅曷（Nagarahāra），都是貴霜王朝治地，所以與錫蘭的傳說一致。這可見佛遺物的所在地，多數是有事實根據的。

◎錫蘭傳說而知道Kusa，可見《佛種姓經》的成立，是很遲的了。

⊙《法顯傳》說：竭叉有佛的唾壺[[6]](#footnote-6)。

⊙與法顯同時的智猛，也在「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」[[7]](#footnote-7)。

※竭叉即奇沙，約在Wakhan谷附近。這是中國僧侶西行所見到的遺物。

**（三）小結**

◎佛的遺物，散布在各地，受到尊敬，大致情形如此。

**三、佛的遺物中，佛缽受到了最隆重的敬奉(pp. 87–88)**

**（一）四天王奉缽為佛教古老之傳說**

◎佛的遺物中，佛缽[[8]](#footnote-8)受到了最隆重的敬奉。

⊙《法顯傳》說：「可容二斗許。雜色而黑多，四際分明。厚可二分，瑩澈光澤」[[9]](#footnote-9)。

⊙《高僧傳》智猛傳說：「見佛缽光色紫紺[[10]](#footnote-10)，四際盡然」[[11]](#footnote-11)。

※佛缽是青黑而帶有紫色的。

◎所說的「四際分明」[[12]](#footnote-12)，「四際盡然」，是傳說佛成道而初受供養時，四天王各各奉上石缽。佛將四缽合成一缽，在缽的邊沿上，仍留下明顯的四層痕跡。

※四天王奉缽，是佛教界共有的古老傳說。

**（二）佛缽所在地之各種傳說**

**1、《法顯傳》記載佛缽從東方傳至北方**

據《法顯傳》說：「佛缽本在毘舍離，今在犍陀衛」[[13]](#footnote-13)。佛缽從東方的毘舍離（Vaiśālī）傳到北方的犍陀衛（即健陀羅），是貴霜王迦膩色迦（Kaniṣka）時代，西元二世紀的事[[14]](#footnote-14)。

※西元五世紀初，法顯去印度時，佛缽就在北方。

**2、古來傳說佛缽所在地雖極不一致，其實是同一地區**

◎但古來傳說佛缽的所在地，極不一致。

⊙或作「弗樓沙」，即犍陀羅王都布路沙布邏（Puruṣapura）[[15]](#footnote-15)。

⊙或說在罽賓[[16]](#footnote-16)，罽賓是犍陀羅一帶的通稱。

⊙或說大月氏[[17]](#footnote-17)，就是貴霜王朝。

※所以雖所說不一，其實是同一地區。

**3、鳩摩羅什的記載與其他傳說不合，說佛缽在沙勒國**

◎惟有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在沙勒頂戴佛缽[[18]](#footnote-18)，與其他的傳說不合。

**（三）佛缽的預言**

**1、《德護長者經》預言：佛缽將到沙勒，再到中國**

◎這可能印度就有此歧說，如《德護長者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849b）說：

「我缽當至沙勒國，從爾次第至大隋國」。

※佛法由東南而到北印度，可能由此引出，預言佛缽也要經西域來中國。

**2、《法顯傳》預言：佛缽將輾轉到于闐，再到中國**

◎這一佛缽移動來中國的預言，也見於《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65c）說：

「法顯在此（師子）國，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：佛缽本在毘舍離，今在犍陀衛。竟若干百年，當復至西月氏國。若干百年，當至于闐國。住若干百年，當至屈茨國。若干百年，當復來到漢地」。

**3、小結：從佛缽的種種預言，可見佛缽在佛教界受到尊重**

◎這是大同小異的傳說。

⊙其中，從毘舍離到犍陀羅，是事實。

⊙到沙勒，或說于闐，中國，是沒有成為事實的預言。

◎在西元五世紀末，寐吱曷羅俱邏（Mihirakula）王侵入北印度，佛缽被破碎了，碎缽又傳入波刺斯[[19]](#footnote-19)，以後就失去了蹤跡。

※從佛缽的預言，可見佛缽在佛教界受到的尊重。

**第二項 遺跡的崇敬與巡禮 (pp. 89–93)**

**一、佛弟子思慕見佛，而發生巡禮佛的聖跡(pp. 89–92)**

佛在世時，每年安居終了，各方的比丘們都來見佛。佛涅槃了，就無佛可見，這是佛弟子所最感悵惘無依的。

**（一）四大聖地──佛生處、佛初得道處、佛轉法輪處、佛般泥洹處**

為了這，《長阿含經》卷四《遊行經》，說到巡禮佛的聖跡，如（大正1，26a）說：

「佛告阿難：汝勿憂也！諸族姓子常有四念，何等四？

一曰：念佛生處，歡喜欲見，憶念不忘，生戀慕心。

二曰：念佛初得道處，歡喜欲見，憶念不忘，生戀慕心。

三曰：念佛轉法輪處，歡喜欲見，憶念不忘，生戀慕心。

四曰：念佛般泥洹處，歡喜欲見，憶念不忘，生戀慕心。

阿難！我般泥洹後，族姓男女，念佛生時功德如是，佛得道時神力如是，轉法輪時度人如是，臨滅度時遺法如是。各詣其處，遊行禮敬諸塔寺已，死皆生天，除得道者」。

※四處巡禮，出於念佛──繫念佛的功德、遺法。思慕見佛，而發生巡禮佛的四大聖地──生處、成佛處、轉法輪處、入涅槃處。

**1、親臨聖地，憶念佛當時的種種功德，就恍如見佛一樣**

親臨這些聖地，憶念佛當時的種種功德，就恍如見佛一樣。《長部》的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也這樣說；並說「信心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」──四眾弟子都去巡禮[[20]](#footnote-20)。

**2、阿育王親身巡禮聖地，促使巡禮聖地的風氣格外興盛**

四大聖地有寺塔（應是支提Caitya），《大唐西域記》也說此四地都有窣堵波（stūpa）。阿育王（Aśoka）曾巡禮，可見巡禮聖地，早已成為風氣。不過阿育王廣建塔寺，又親身巡禮，促使巡禮聖地的風氣，格外興盛起來。

**（二）八大聖地**

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佛教界有了八大聖地說。綜合為八大聖地，可能並不太早，但各別的傳說，也是早已有之。趙宋譯《八大靈塔名號經》（大正32，773a）說：

「第一、迦毘羅城龍彌你園，是佛生處。

第二、摩伽陀國泥連河邊菩提樹下，佛證道果處。

第三、迦尸國波羅奈城，轉大法輪處。

第四、舍衛國祇陀園，現大神通處。

第五、（桑迦尸國）曲女城，從忉利天下降處。

第六、王舍城，聲聞分別佛為化度處。

第七、廣嚴城靈塔，思念壽量處。

第八、拘尸那城娑羅林內大雙樹間，入涅槃處。

如是八大靈塔」[[21]](#footnote-21)。

**1、八大聖地中有四處與四大聖地相同**

◎八大聖地中，一、二、三、八──四處，就是上面所說的四大聖地。

**2、增出的四處，都有神通與預言的成分**

◎第四，佛在舍衛城（Śrāvastī），七日中現大神通，降伏六師外道。

◎第五，佛在忉利天（Tuṣita），為母說法。三個月後，從忉利天下降「桑迦尸」（Sāṃkāśya）。法顯與玄奘，都曾見到當地的遺跡；但玄奘作劫比他國（Kapitha）。

◎第七，廣嚴城，即毘舍離（Vaiśāli），佛在遮波羅塔（Cāpāla Caitya）邊捨壽，宣告三月後入涅槃。

◎第六，佛在「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聲聞分別佛為化度處」，極可能是佛成道以後，度三迦葉，與千比丘來王舍城，頻婆沙羅王（Bimbisāra）迎佛處。當時，佛年青而鬱毘羅迦葉（Uruvelā-Kāśyapa）年長，所以一般人不知到底誰是師長，誰是弟子。佛命優毘羅迦葉現神通，並自說為什麼捨棄事火而歸信佛，於是大家知道他是弟子（聲聞即聽聞聲教的弟子）。說法化度的情形，見《頻毘娑羅王迎佛經》[[22]](#footnote-22)。

※增出的四處，都有神通與預言的成分。這都是佛教界傳說的盛事，特別是大現神通與從天下降的故事。

**3、小結**

這八大聖地，都是佛弟子巡禮的主要地區。

**（三）佛陀在印度的遺跡對佛教延續與發展有重要的作用**

◎四大聖地、八大聖地，只是佛陀遺跡中最重要的。

◎佛遊化於恒河（Gaṅgā）兩岸，到處留傳下佛的聖跡。從《法顯傳》、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見，

⊙特別是東南方的伽耶（Gayā）、王舍城、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、毘舍離一帶。

⊙西北方的舍衛城、迦毘羅城（Kapilavastu）一帶，到處是聖跡充滿。

◎巡禮的到達這裡，就彷彿與當年的佛陀相觸對，而滿足了內心的思慕，也更激發起崇敬的情感。對佛教的延續與發展，是有重要作用的！

**二、佛教向南北發展，傳出了佛神通遊化的事跡(pp. 92–93)**

**（一）北方**

在佛教發展到北天竺，也就傳出了佛遊北方的事跡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9（大正24，40a-41c）說到：

表4．佛遊北方的事跡(p.86)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**地點** | **事件** |
| 積集聚落 | 調伏覺力藥叉 |
| 泥德勒迦聚落 | 調伏法力藥叉 |
| 信度河邊 | 調伏舡師及鹿疊藥叉 |
| 仙人住處 | 調伏杖灌仙人 |
| 無稻稈龍王宮 | 調伏無稻稈龍王 |
| 足爐聚落 | 調伏仙人及不發作藥叉 |
| 犍陀聚落 | 調伏女藥叉 |
| 稻穀樓閣城 | 化勝軍王母 |
| 乃（及？）理逸多城 | 調伏陶師 |
| 綠莎城 | 調伏步多藥叉 |
| 護積城 | 調伏牧牛人及蘇遮龍王 |
| 增喜城化天有王  | 調伏栴荼黎七子并護池藥叉 |
| 增喜城側降龍留影  | 調伏二女藥叉 |
| 軍底城  | 調伏軍底女藥叉 |

**（二）南方**

佛教流行到南方，錫蘭也傳出了佛三次來遊的故事，如《大史》第一章說：

表4．佛遊南方的事跡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時間** | **地點** | **事件** |
| 成道九月 | 摩醯央伽那塔 | 化藥叉 |
| 成道後五年 | 龍島 | 化大腹龍；小腹龍 |
| 成道後八年 | 往迦梨耶，昇須摩那峰 | 留下足跡 |

**（三）小結：神通遊化的傳說，雖與事實不同，但在佛弟子的信仰中，同樣受到崇敬**

南方與北方的傳說：與恆河兩岸的聖跡，性質不同。如佛去北天竺！是與金剛手藥叉（Vaiśālī）乘空而往的[[23]](#footnote-23)。去錫蘭，也是乘神通而往來的。這雖與事實不同，但在佛弟子的信仰中，沒有多大分別；如佛影洞[[24]](#footnote-24)等，同樣受到巡禮者的崇敬。

**第三項 供養與法會 (pp. 93–97)**

**一、供養(pp. 94–95)**

**（一）供養遺物、遺跡、遺體的風氣，也適用於佛弟子及後代的大師們**

◎佛的遺物、遺跡、遺體一樣的受到佛教四眾的崇敬供養。供養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風氣，也適用於佛的大弟子，及後代的大師們。

⊙如毘舍離（Vaiśālī）有阿難（Ānanda）的半身窣堵波──塔（stūpa）[[25]](#footnote-25)；

⊙梵衍那（Bāmiyān）有商諾迦縛娑（Śāṇaka-vāsa）的鐵缽與袈裟[[26]](#footnote-26)。

◎大弟子與後代大師，也留下不少遺跡，受到後人的敬禮。這些，都成為印度，印度以外的佛弟子，一心嚮往瞻禮的對象。

**（二）其中，佛牙、佛缽、菩提樹，最受尊敬與供養**

在這三類中，遺體中的佛牙，遺物中的佛缽，遺跡中菩提場的菩提樹，最受信眾的尊敬。

**1、佛缽**

◎佛缽在犍陀羅（Gandhāra）時，「起浮圖高三十丈，七層，缽處第二層，金絡絡鎖懸缽」[[27]](#footnote-27)。

◎《法顯傳》也說：「此處起塔。……日將中，眾僧則出缽，與白衣等種種供養，然後中食。至暮燒香時，復爾」[[28]](#footnote-28)。

◎玄奘時已失去佛缽，僅留有「故基」，不再見虔誠供養的盛況。

**2、菩提樹**

**（1）菩提樹象徵佛的成道，所以受到非常的尊敬**

◎成佛處的菩提樹，象徵佛的成道，所以受到非常的尊敬。《阿育王傳》說：阿育王「於菩提塔其心最重，所以者何？佛於此處成正覺故」[[29]](#footnote-29)。

◎菩提樹象徵著佛道，所以傳說凡摧殘佛教的，要剪伐菩提樹，而誠信佛法的，就要盡力的加以保護，使菩提樹滋長不息[[30]](#footnote-30)。

**（2）佛法傳入錫蘭，菩提樹也分了一枝到錫蘭**

佛法傳入錫蘭，菩提樹也分了一枝到錫蘭。當時迎請分植的情形，傳說中達到了空前的盛況，其後又分枝遍植到錫蘭各地[[31]](#footnote-31)。晉法顯所見的，無畏山寺（Abhayagirivihāra）佛殿側的菩提樹，「高可20丈」[[32]](#footnote-32)。

**（3）菩提樹是適宜熱帶的植物，所以北方佛教沒有分植菩提樹的傳說**

菩提樹──畢缽羅樹（pippala），是適宜熱帶的植物，所以傳入北方的佛教，沒有分植菩提樹的傳說。

**二、法會(pp. 95–96)**

**（一）從日常的供養，發展為定期的法會**

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供養，建塔或支提（Caitya）而外，就是香、華、幡、幢、燈明、伎樂的供養。對於佛的懷念追慕，

◎一方面，從當地人的尊敬，發展為各方弟子的遠來巡禮；

◎一方面，佛牙、佛缽、菩提樹等，從日常的受人供養禮拜，發展為定期的集會供養。

**1、菩提樹**

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（大正51，915c）說：

「每至如來涅槃之日，……諸國君王，異方法俗，數千萬眾，不召而集（於菩提樹處）。香水、香乳，以溉、以洗。於是奏音樂，列香花，燈炬繼日，競修供養」。

※菩提場的菩提樹，每年一日，形成佛的涅槃大會。

**2、佛牙**

又如錫蘭的佛牙，每年曾舉行三月的大會[[33]](#footnote-33)。

**3、佛骨及肉舍利**

◎摩訶菩提僧伽藍（Mahābodhi-saṃghārāma）的佛骨及肉舍利，「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，出示眾人」[[34]](#footnote-34)。

◎大神變月滿：是「印度十二月三十日，當此正月十五日」[[35]](#footnote-35)。

**4、小結**

定期的崇敬供養，形成佛教的節日──紀念大會。

**（二）大會供養與佛的重要史實有關**

**1、大眾部**

◎《摩訶僧祇律》一再說到大會，如卷33（大正22，494a）說：

「若佛生日大會，菩提大會，轉法輪大會，五年大會，作種種伎樂供養佛」。

◎大會供養，有一定的節日，也與佛的重要史實有關。逢到那一天，一般寺院當然也可以舉行，而在有關佛史的地區，如生日大會與嵐毘尼（Lumbinī），菩提大會與菩提場，轉法輪與波羅奈（Vārāṇasī），古代有過隆重的法會供養。

◎《僧祇律》一再說到大會，說到「阿難大會，羅睺羅大會」[[36]](#footnote-36)，卻沒有涅槃會，這意義是值得思考的！[[37]](#footnote-37)

**2、有部**

《僧祇律》說「五年大會」，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也有，更有六年大會與二月大會，如[[38]](#footnote-38)說：

1）「若有般闍婆瑟會[五歲會也]，若有沙婆婆瑟會[六歲會也]！若二月會，若入舍會」。

2）「佛聽我作般闍于瑟會者善！是事白佛，佛言：聽作般闍于瑟會。佛聽我作六年會者善！是事白佛，佛言：聽作。佛聽我正月十六日乃至二月十五日作會者善！是事白佛，佛言：聽作」。

3）「世尊為菩薩時，經於幾歲而除頂髻？佛言：五歲。我今欲作五歲大會！佛言：應作。世尊！菩薩於幾歲時重立頂髻？佛言：六歲。餘如前說。世尊！我欲為作贍部影像，作佛陀大會！佛言：應作。」

◎比對這三則，

⊙般闍婆（或作「于」）瑟吒（pañcavārṣikamaha）是五年大會。

⊙沙婆婆（或作「于」）瑟吒（ṣaḍvārṣikamaha），是六年大會。

⊙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會，可推見為「二月會」；可能是神變月會，比《西域記》說遲一月，或是譯者換算印度曆為漢曆所引起的歧異。

⊙「入舍會」是民間始住房屋的節會。

⊙五年大會，本為世俗舊有的，五年舉行一次的無遮大會；佛教結合於釋尊當年的五歲而剃除頂髻，化為佛教的頂髻大會，這也是《僧祇律》所說到的。

※這與神變月大會一樣，都是佛教適應民俗而形成的法會。

**三、總結(pp. 96–97)**

佛的生日大會，菩提大會，轉法輪大會，（涅槃大會），以及神變月會，五年大會，都是為了佛，對佛「憶念不忘，生戀慕心」而表現出來。

1. 手澤：猶手汗，後多用以稱先人或前輩的遺墨、遺物等。《禮記‧玉藻》：「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，手澤存焉爾。」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 3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[原書p. 88註1]《本生》(南傳34，154–172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[原書p. 88註2]《佛種姓經》(南傳41，361–362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[原書p. 88註3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(大正51，872c)，又卷2(大正51，879a–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[原書p. 88註4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58b–859a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[原書p. 88註5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57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[原書p. 88註6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5(大正55，113b24–25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印順法師著《佛教史地考論》之〈佛缽考〉，pp. 403–40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[原書p. 88註7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58b–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紺(gànㄍㄢˋ)：天青色；深青透紅之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(九)》，p. 7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[原書p. 88註8]《高僧傳》卷3(大正50，343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（1）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10〈24商人蒙記品〉(大正3，602b17–18)：「世尊受四天王鉢已，如是次第相重安置，右手按之，合成一器，**四際分明**。」

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406：「法顯《歷遊天竺記》說：『弗樓沙國。……佛缽即在此國。……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，並留鎮守種種供養。……可容二升（斗）許，雜色而黑多，**四際分明**，厚可二分，甚光澤。』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[原書p. 88註9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65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[原書p. 89註10]「東國王亡失佛缽」，見《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》(大正12，114c)。月氏國王伐中天竺，取得佛缽，見《馬鳴菩薩傳》（大正50，183c)，《付法藏因緣傳》卷5(大正50，315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[原書p. 89註11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58c)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2(大正51，879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[原書p. 89註12]《高僧傳》卷3(大正50，343b、338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[原書p. 89註13]《水經注》引竺法維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[原書p. 89註14]《高僧傳》卷2(大正50，330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[原書p. 89註15]《蓮華面經》卷下(大正12，1075c–1076a)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2(大正51，879c)，又卷11(大正51，938a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[原書p. 93註1]《長部》（16）《大般涅槃經》(南傳7，125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[原書p. 93註2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38(大正24，399a)，義淨的附注，即八大聖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[原書p. 93註3]《中阿含經》卷11《頻鞞娑邏王迎佛經》(大正1，497b–498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[原書p. 93註4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9(大正14，40a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122：「《西域記》(卷三)說：佛影洞在城西南二十餘里，所以應在今闍羅羅城（Jalālābad）附近。然本傳說在乾陀羅，與化真陀羅的乾陀衛，是同一國名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[原書p. 97註1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7(大正51，909a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[原書p. 97註2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(大正51，873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[原書p. 97註3]《水經注》引竺法維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[原書p. 97註4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58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[原書p. 97註5]《阿育王傅》卷2(大正50，104c)，《阿育王經》卷3(大正50，139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[原書p. 97註6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(大正51，915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[原書p. 97註7]《大史》(南傳60，269–279)等所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[原書p. 97註8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65a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[原書p. 97註9]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51，865b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(大正51，918b12–13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[原書p. 97註10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(大正51，918b13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[原書p. 97註11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28(大正22，454b)，又卷40(大正22，546c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62：「大眾部系傾向於理想的佛陀，以為佛身是無漏的，是出世間的，如《摩訶僧祗律》說：『世尊雖不須，為眾生故，願受此藥』。這是說：佛身無漏，是不會生病的，當然也就不需要服藥。所以說佛有病服藥，那是方便，為後人作榜樣，如比丘有病，就應該服藥。」同書p. 63：「大眾部以為：此土的釋尊以外，十方世界也有佛出世的；世界無量，眾生無量，怎能說只有此土有佛？經上說沒有二佛同時出世，那是約一佛所化的世界（三千大千世界）說的。現存說出世部（Lokottaravādin）的Mahāvastu（《大事》），及《入大乘論》，都說到了大眾部系所傳，他方世界佛的名字。佛陀的理想化，十方化，實由於『釋尊的般涅槃，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』。思慕懷念，日漸理想化，演化為十方世界有佛現在，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佛陀的心情。這樣，與尊古的上座部系，堅定人間佛陀的信心，思想上是非常的不同了！」

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3章〈本生．譬喻．因緣之流傳〉，p. 156：

大眾部系的十方現在有佛說，今檢得：說出世部：東方有Mṛgapatiskandha、Siṃhahanu、Lokaguru、JJānadvaja、Sundara佛。南方有Anihata、Cārunetra佛。西方有Ambara佛。北方有Pūrṇacandra佛。大眾部：「青眼如來等，為化菩薩故，在光音天」。大眾部（末派）：「東方七恆河沙佛土，有佛名奇光如來至真等正覺，出現彼土」。他方佛現在，是大眾部系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[原書p. 97註12]1.《十誦律》卷5（大正23，33c）。2.《十誦律》卷48（大正23，352b）。3.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》卷5（大正24，435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